

胡竹峰专栏·南游记

风雅颂

信笔扬尘

牛酒日

蓝天白云下是黎寨，村外有椰林。椰林外一大块农田，稻子收割完毕了，黄牛三五成群，悠闲地嚼着绿草，一群白鹭点缀一旁，环伺左右。人近了，牛畏生，慢慢后退避开，白鹭四散空中，惊弓之鸟一般逃向远方。

黎人乡野图，也古典也幽静，想起韩混的画境，是五头牛，形象不一，姿态各异，或行或立，或俯首或昂头。或许是唐风，那些牛大多肥硕、健壮，不像黎家的牛大小不同，高矮不同，胖瘦不同，毛色不同。自然比画作还更好看，好看在自然上。巧夺天工，谈何容易，毕竟人力有限。或许近来古画看得多了，更向往风吹草木。纸本布本水墨丹青，看得见模样形状，闻不见瓜果飘香。

见过风俗画，《琼黎风俗图》《琼黎一瞥图》，画上常有牛的身影，械斗、踩田、运输……往昔风俗，黎族以牛之多寡计算贫富，无牛者贫，有牛人殷。豪奢富户，养数十头乃至数百头牛，黎人尊称他大家当。

琼黎风俗与故家不同，也与中原、齐鲁、吴楚等地不同。《踩田图》中不见惯有的铁犁，三只踩田的牛和一名正在播种的黎人，更有趣道：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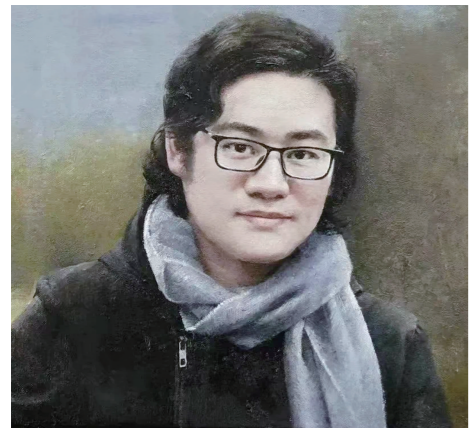
黎中播种，以得雨为候，雨足则纵牛群踏，俟其水土交融即布种粒……

《琼黎一瞥图》中踩田的牛多了，人也多了，或许黎家水田泥土细腻，不必使用犁、耙、秧铲。也有黎人铁犁牛耕，不用踩田。踩田也好，犁田也罢，非牛力不可为也。从前黎族人远行，还将牛当坐骑。唐人《岭表录异》说琼州不产马，人出远门大多骑黄牛。孩童时，我也骑过牛。牛步履悠悠，不能疾速，安步当车而已。

黎族以牛为重，牛被当作聘礼以安定乾坤，乃求百年好合。想象黎家男子，牵一头牛或者几头牛，身后几人背米酒、槟榔、贝壳之类，走在村路上，戴着草帽的农人挥锄劳作的身影倒映水里，风景与光照添了喜气多了吉祥。

黎村习俗每年三月或七月或十月，选一天为“牛酒日”，村民聚集一起，举行招福仪式。男女老少云集亩头家里，跳招福舞、黎家乐，敲锣打鼓，通宵达旦。亩头者，主事播种、插秧、放牛上山、尝新和收割等仪式的人。该职为兄长传弟、父子传承。

牛酒日这天，人喂牛喝酒，以示祝愿，并且修整牛栏。



在乐东，见一幅黑色剪纸，图说牛酒日事：

有人牵牛，有人灌酒，有人挑担，有人跳舞，众生欢喜。有人醉了，有牛醉了。

据说牛酒日后，有牛大醉卧倒安睡了一天一夜。

牛耕地型田，劳苦一年，黎民之心藏着关怀藏着大爱，与牛共舞，与牛共醉。人生难得几回醉，牛的一生更怕醉了几回。

山川故园

炊烟里的乡情

吴嘉

故乡的炊烟里总少不了柴火饭的醇香。袅袅的炊烟升起来，就像母亲年轻时如柳般曼妙的身姿。我最喜欢冬天的柴火饭里那种温暖和欢乐的馨香。每当清晨五六点钟，村庄灰色的屋瓦上空便次第升起了缕缕炊烟。起初稀稀落落，接着连成一片。于是，安静的村庄沸腾了。

我家的柴火，大多是母亲操持。西屋堆满了柴火，有母亲砍来的树枝和枝条，有从山上捡来剥好、捆好的焦木段，有从附近矮山上砍来的茅草，也有从自家田埂收集的豆秆和干稻草。那时雨季多，但我家从未断过炊烟。当邻居一时没了柴火，找我们借，母亲总笑呵呵地送一捆柴火解邻居家燃眉之急。

我家的厨房有个不高不矮的两孔灶台。灶台上两口大铁锅，一个炒菜煮饭，一个专门煮猪食。两孔前方有一小孔，上面放着小铁罐，利用两孔大锅的火苗热水洗脸。厨房有两层，楼上放杂物。灶台上方的横梁上，总挂满了母亲冬天腌制的猪肉、香肠，还有吃不完的鸡、鸭、鱼肉。

一到冬天，母亲在家里忙碌起来了，蒸糯米做酒、煮番薯晒干、腌菜……母亲心灵手巧，又热情好客。不知是糯米饭的香气还是番薯的香味，把左邻右舍吸引到我家来了。大家有的帮忙烧火，有的帮忙晒番薯干，有的学做酒，一边干活，一边聊天。厨房内外，袅袅的炊烟里，欢笑声比炊烟飘得还远。有时，恰好家里来了客人，母亲稍一挽留，大伙也会不客气地留下吃顿便饭。那些香喷喷的柴火饭菜，越吃越香，越聚越暖。

有时，我放学回家，母亲砍柴未归，邻居奶奶总把我拉到她家吃饭。母亲回来后，总少不了送一捆柴火答谢。

时光流逝，那些氤氲着柴火饭的日子，却从此不再了。我们先后离开家乡，到陌生的城市学习、工作、生活。在钢筋水泥的丛林里，看不到炊烟，坐在无烟厨房里，用电饭锅煮饭，用液化气灶烧菜，饭菜精致美味。可我却总怀念那些左邻右舍围在我家厨房里，挤坐在灶膛旁的场景——灶膛的火光，灼热了脸庞，也喷香了碗里的柴火饭。那种亲如一家的炊烟里的乡情和温暖，至今难忘。

贺第三届中国宜商大会召开

古城江水起春潮，八面宜商齐聚骄。大计同谋谋发展，宏章共写竞妖娆。投身岂管雨风恶，报国纵然烟雾弥。欣拂东风湿群激荡，挥毫安庆盛图描。

人间小景

故乡帖

陈向东

康弟永远披着标志性的长发，西服笔挺，皮鞋锃亮。大清早常在龙眼山上，带着10来条野狗闲逛。怪，狗儿都听他话，招之即来，挥之即去。

有一年，油菜花浪漫时节，跟康弟去望江采风，江水浩渺，水天一色，花的河，花的海。康弟跳到花海里放歌，引来打鱼的、做农活的姑娘们观看。她们说，那男的看着才二十八岁吧。

中午，康弟学生招待吃土菜。一桌子大鱼大肉。康弟筷子都没伸，就着那盘莴笋丝，扒了两大碗米饭。我诧异，康弟说，他吃素。

康弟吃素？正当壮年，不吃荤？我不信。

三河水，清又长

1975年，我念初中了。校名叫桐城市三河初中，在山窝里。到学途中要翻过两座小山，淌过两条小河。山名叫丰家岭和湓尿管，河名叫汪庄河和月塘河。山名和河名真好，俗，雅，都有。

路远，中午在校搭伙。从家带来，交给食堂司务长，换成房票。菜，自带。多是腌菜，用罐头瓶或药瓶装。某天，若某人带几条小咸鱼，则群起分之。午饭用桶装，抬到教室，专人打饭。

生活委员小玲，个高，腰细，腿长，屁股大。一根油光水滑的大辫子，常年在屁股上跳来荡去的，叫人心痒。

观岳西王步文纪念馆有感

群山环抱屹英姿，事迹铭心涌感恩。世代书香传智慧，一门伉俪举红旗。投身岂管雨风恶，报国纵然烟雾弥。大义凛然山水敬，中华千载庶民追。

一天吃完饭后，跟同桌叶叶吹牛。

叶叶数，理，化好，奇怪，男同学找他答疑，细雨和风，女同学找他，一冲多远，“去，我没时间。”装的！叶叶后来上了大学，学兽医。他说，他给老牛接生过，老牛把他手脖子夹着生痛的。

那天，我摸着肚皮，跟叶叶说，今天小玲把我饭打多了，吃胀了。

恰巧，小玲跟闺蜜在聊天，我没注意。小玲一回头，狠狠地瞪了我一眼。

那一眼，似宝珠，似秋水，似寒星，似白水银里头养着两丸黑水银。45年了，我自至今记得！

玲子的老公，也是我们同学，班长。班长少年老成。大学毕业，投笔从戎。穿四个兜。

玲子下手快，经常跋山涉水见兵哥哥，男才女貌，一拍即合，很快成了军嫂。大前年，在沪上虹口海宁路，到一处是浓浓的老上海风情。抬头一看，宾馆旁还挂了块“中国人民解放军东海舰队接待站”的牌子，牌子陈旧斑驳，很有年头了。推门进去转悠了下，宾馆不小。

出了门，会心一笑，想给远在福州的小玲打电话。

脑海里出现一幅画面。

一群去海岛探亲的军嫂，在接待站等待了好多天，终于上船了。船在海里荡啊，暴风雨又来了，“一片汪洋都不见，知向谁边？”她们啊，吐啊……

那里面有没有小玲？



耕春人
周文静 摄

小说世情

一桶红花籽油

王辉

做菜。她发现菜肴的色泽和口感都比以前更加鲜美。心想，这油的确与众不同，也许真有神奇的功效。

老太是刀子嘴豆腐心。为了老头的健康，就偷偷地用红花籽油烧菜。虽然价格比普通油贵，但她觉得只要老头病好了，再贵也值得。

老太每天细心观察，发现老头吃了红花籽油后，精神比以前好多了，脸色似乎也红润起来。老太很高兴，心想，这红花籽油果真有效果。

可过了没几天，老头突然病倒了。老太赶紧带老头看医生。“医生，为什么吃了红花籽油还生病？”那是个经验丰富的老中医，他详细询问了情况后告诉老两口，虽然红花籽菜油具有一定的保健作用，但并不是所有人都适合食用，尤其是肠胃功能不全的人。

老太很困惑，问老中医该如何是好。老中医深思后说：“我开一味药，不过，这味药必须夫妻俩一起服用才有效。”

老太好奇地问：“啥药？还要两人一

起服？”医生回答：“这是一味特殊的药，非常适合你俩。”说完便开好处方交给老太。

老太接过一看，处方上只写了两个字“养心”。老太疑惑地问：“啥叫养心？”老中医解释说：“养心就是调整心态。中医认为，百病始于气，不良的情绪一旦过度，就会影响体内气的运行，气的运行一混乱，疾病就会乘虚而入。

你们老两口长期的争吵和坏情绪是导致老头血压上升的真正原因。”

老太想起老头生病的前一晚，两人又为了鸡毛蒜皮的小事吵了一架。

老中医继续说：“心正则气顺，气顺则血畅，气顺血畅则百病消。所以，正确的健康之道不在于食用了什么神奇的食物，而在于保持愉快的心情和和谐的家庭关系。”

听了这番话，老两口豁然开朗。老太十分内疚地对坐在一旁的老头说：“都是我不好，不该动不动对你发火。”老头轻轻叹了口气，说：“不能怪你，我脾气也不好。现在我们都老了，脾气也要改一改了。”老太忙不迭地附和：“就是就是。”

老中医听了老两口的对话，会心地笑了起来。

老两口回到家，请人将“养心”二字制成条幅，挂在屋里，时刻提醒自己。他们相互谦让，相互包容，再也没有吵过嘴红过脸，心宽体胖，生活美满。

心仪

李利忠

若干年前的一个春日午后，和风习习，杨柳依依，我参观了上虞的春晖中学。车行途中，我终于明白心中那隐藏已久的朦胧向往，原来更多的源自对先贤所叙细节的感怀。譬如一到春晖中学，我首先急切探寻的便是朱自清先生笔下的那条煤屑路：“走向春晖，有一条狭狭的煤屑路。那黑黑的细小的颗粒，脚踏上去，便发出一种摩擦的骚音，给我多少清新的趣味。”在春晖中学老校门旁，我们踏上了这条幽静的小路。岁月荏苒，小路上的煤屑早已不复存在，但弥漫的清新趣味却没有丝毫的消退。在游览夏丏尊先生当年居住的“青山临水，地位清静”的平屋时，我更是恍然于自己心中那份对春晖中学的深情，原来首先源自对夏丏尊先生的心仪。当年，夏丏尊先生曾在他的散文名篇《白马湖之冬》中写道：“白马湖的所以多风，可以说有着地理上的原因。那里环湖都是山，而北首却有一个半里阔的空隙，好似故意张了袋口欢迎风来的样子。”而在我的心中，春晖中学近百年前那段令人心旷神怡、游目骋怀的美好时光，也正是他“张了袋口”欢迎来的啊。由于事实俱在，在这里我就不饶舌了。

丰子恺先生说：“凡熟识夏先生的人，没有一个不晓得夏先生是个多忧善虑的人。他看见世间的一切不快、不安、不真、不善、不美的状态，都要皱眉、叹气。”追溯起来，夏丏尊先生给我的教益是多方面的。他曾说自己做了近20年的中学教师，只在浙江第一师范做舍监的七八年，“最像教师生活。”至于其余只任教课或在几处兼课的几年，跑来跑去简直松懈得近于罢课。夏丏尊先生自荐并做七八年的舍监这一职务，不仅待遇低，而且易遭学生轻视，月薪也不过30元，衣服背上不知什么时候就会被学生用粉笔画上只乌龟，但他却执意为之，而且口碑甚佳。他的学生许志行回忆说：“有些不好的同学，晚上熄灯，点名之后，偷出校门，在外面荒凉到深夜才回来；夏先生查到之后，并不加任何责罚，只是恳切的劝导，如果一次两次仍不见效，于是夏先生第三次就守候着他，无论怎样夜深都守候着他，守候着，夏先生对他仍旧不加任何责罚，只是苦口婆心，更加恳切地劝导他，一次不成，二次不成，三次……总要使得犯过者真心悔过，彻底觉悟而后已。”丰子恺也回忆说，夏丏尊先生：“毫无矜持，有话直说。学生便嬉皮笑脸，同他亲近。偶然走过校庭，看见年纪小的学生弄狗，他也要管：‘为啥同狗为难！’放假日子，学生出门，夏先生也要管了：‘早些回来，勿可吃酒啊！’学生笑着连说：‘不吃，不吃！’赶快走路。走远了，夏先生还要大喊：‘铜钿少用些！’学生一方面笑他，一方面实在感激他，爱敬他。”

在夏丏尊先生的心目中，“所谓知识阶级者实意指下层的近于无产阶级或正是无产阶级的人们”。他自认自己是“下层人”“无产阶级”，便自觉地接触底层，寄予同情心，甚至“感同身受”。

在作文上，夏丏尊先生也给我以莫大启发。我至今还记得十多年前，读夏丏尊先生的《平屋杂文》时心中的那份温热与感动。夏丏尊先生的文章随和平易，叙事从容准确。记得丰子恺先生曾回忆说：“他教国文的时候，正是‘五四’将近。我们做惯了‘太王留别父老书’‘黄花主人致无肠公子书’之类的文题之后，他突然叫我们做一篇‘自述’。而且说：‘不准讲空话，要老实写。’有一位同学，写他父亲客死他乡，他‘星夜奔回奔丧’。夏先生苦笑着问他：‘你那天晚上真个是在地上爬去的？’……”因此，夏丏尊先生的文章大多以白描为主，文字清澈平实，不盛气凌人，不自以为是。我们知道，这不是一个简单的文体问题，而是一个世界观的问题。正如夏丏尊先生写《良乡栗子》，不是描绘一种民俗图景，而是取“良乡栗子，难过日子”的视角，关注秋凉之后穷人的生活，诉说一种体恤，一种慰安。“卖臭豆腐的居然不欺骗大众，自叫‘臭豆腐干’，把‘臭’作为口号标语，实际的货色真是臭的。言行一致，名副其实，如此不欺骗别人的事情，怕世间再也找不出了吧……”即使在网络时代的今天，这些发表于20世纪30年代的文字依然鲜活生动，有时甚至令人忍俊不禁，譬如他在《谈吃》一文中说：“他民族的鬼，只要花香就满足了，而中国的鬼依旧非吃不可。”夏丏尊先生有一肚子“热情道理”，为了让他的读者更好地理解，他娓娓地讲一段故事，举一个人物，推出一组情节，设置一种氛围，让你在不知不觉，靠拢抑或接受这些道理。

在那个春风骀荡、春泥和暖的午后，我们一行在春晖中学严荫标老师的热心带领下，沿着平屋后面文化殷谦逊窄道的小径上山，前往拜谒夏丏尊先生之墓。春天的山野挤满许多知名不知名的花草树木，春天就在这些蓬勃的生命妩媚的簇拥中完成无以名之的美丽。在满目葱茏的山腰，夏丏尊先生及其夫人的坟床平整地并排着，令我油然想起他当年曾说过：“高山不如平地大。平的东西都有大的涵义。或者可以竟说平的就是大的。”我向严老师要了一支烟，点燃后深深地三鞠躬。清明在即，祝夏丏尊先生在天之灵春天快乐。

